1979 年我这个下 放苏北农村的女工上 调回城,1982年回原 单位复工。在我那工作

我家三十年的"新民"缘

小组里有位小青年订了份《新民晚 报》。他这份报纸立即获得了全组人 的喜爱,只要谁手边的工作一有空 隙就见缝插针地去寻觅这份报纸 读。它的包容量之大是罕见的,不论 男女老少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栏 目与内容。我这一读就上了瘾,特别 是其中的"夜光杯"副刊,简直是爱 不释手。恨不能把好文章剪下以便 反复地读它,可刚上调,才开始恢复 工作,经济上还订不起一份报。

后来我退休了,再也无法揩油 读人家订的报了,读报瘾发作难 挨,就从有限的生活费中省下这 笔订报费。这份报便成了我 全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不仅当数学教师的丈夫喜 欢它,就连我那念中学的儿 子无论功课再忙,也必定要 抽空读读它

读报对人的精神的开阔、视野 的拓展、知识的积累都是在潜移默 化中进行着的。我深深地感觉到了 它对我们一家人所起到的巨大作 用,它让我们抖落了身上所有的伤 痕,而积极地、乐观地向前奔。

家人读报后,每晚会趣味盎 然地讨论它,越讨论越有劲。1984 年我竟然手痒地开始练习写文章 了,而且大胆地投寄给了《新民晚 报》"夜光杯"副刊。我是不敢对这 蹩脚文章抱有希望的。结果,太喜 出望外了,没几天,竟收到了副刊

吴凤珍 部吴承惠老师亲笔写的热情洋溢

E-mail:peil@wxjt.com.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的信,说拙稿录用了。并且还有一 些鼓励的话。我难以描述当时那份 激动的心情了。文章见报后,"夜光 杯"上又发了一篇读者对我那篇稿 子的读后感文章,他肯定了我这篇 文章,还有些热情鼓励的话。我真 的太感激了! 我不敢有丝毫的骄傲 与懈怠,认真地再写。多蒙吴承惠 老师时时指导我。他花了不少精力 为我那拙劣的文章修改润色,凡是 他修改讨的地方我都要认直地研 穷和学习。我的文章的发表率在渐 渐地提高。

> 我的朐弟翼民受了我 的影响,也在家中订了份晚 报。像我家一样,这份报得 到了他全家人的喜爱,成了 一家人的精神食粮。紧接

着,他也走上了我的路-一从忠实 的读者变成了作者。

岂料,我家的"新民"缘远不止 仅仅在于我与舍弟这一代人身上。 后来,我儿子也走上了我的路,从 读者也变成了晚报的作者。

有趣的是我弟弟那儿也如此, 他那女儿也因读报上了瘾、而执笔 著文了。我可舍不得读过就算了, 于是备了本剪报簿,凡见有精彩文 章就剪下贴了,近三十年来已积了 厚厚的好几本,其中95%是"夜光 杯"上剪下的。我视为珍宝。休闲 时,一杯茶,一本剪报,细细地品师

它。读时是温故知新。本 来我读报都视这些妙文 章的作者为亦师亦友, 读报的本身是在与他们

新民晚報

亲切地对话。而读旧剪报则恍若久 违了的故人、一旦**重**逢在促膝谈 心,其味越发地悠久而醇厚。它又 是历史, 若用现今的眼光来审视 它,那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它更是一种美极了的精神享受! 难 怪在前几年曾闻说有个别茶馆备 了旧报供茶客浏览阅读,颇受茶客 们欢迎,这倒也是蹊径独辟。

我这剪报是深藏不露的,它可 是我独享的宝贝。还有,我可没有 任何物质遗产可留下,就只有这份 在我看来是很珍贵的剪报。 不论小 辈怎么看,我却是在这里面浓缩进 了我那一份特别深厚的爱!

文化老人最伤心的生平苦心 积聚的藏书传不下去,预料到自己 刚闭眼,小辈便会把它们当作废纸 去卖给了废品收购站。

可在我的记忆中却有一星永 远忘不了的闪光点——有次我那 念小学的孙女踏进我的书房、见到 我两橱的书和报刊时,眼里闪起了 希望的光芒,奶声奶气地向我索 取:"好婆,以后你的这些书和杂志 全给我吧!

闻言,我激动得眼里迸出了泪 花。或许这仅是小儿的戏言,但在我 这个老人心里却点燃起了恒久不息 的、希望的火焰。因为那份对我家影 响深刻的报纸、有可能在我家生根、 开花、结果了。 我这非为小辈们的为 文,而是为了他们的为人!

当我们冒着风雪深一 脚浅一脚赶回接待处时天 已完全黑了,就在我们借 着手机的亮光走进黑漆漆 的房间时,身后却忽然闪 出一片亮光。原来这是一 盏灯光闪闪的酥油灯,双 手捧着灯的是位身着藏袍 头裹彩条纱巾, 面容红润 慈祥的藏族阿妈。没等我 们开口, 阿妈带着微 笑说着藏语,并附和 着手势告诉我们:停 电了,这盏酥油灯你 们用吧!

阿妈小心翼翼地把灯 放在床头柜上,又顺手摸 了下叠着的被子向我们微 微摇摇头又点点头转身 离去。须臾,阿妈抱着两 条洁白的棉被进屋,分别 把被子放到了我们的床 上, 意思是天太冷了,好 暖和些。随后,阿妈又把 灯挪到了靠窗的桌上。望 着阿妈离去的背影,再看 看通明的酥油灯,我顿然 觉得我不是在千里之外的 雪域高原, 而是在温暖舒 适的家里。



苍松可为四季常青。这些 独属鄂温克人的奇特春联 富有哲理,意义深刻,叫人 品味再三,获益匪浅。最吸 引人的是那些使用暗嵌手 法、讲究对仗、体现文字趣 味的谜语春联。如:春来一 马当先好乘风; 花开千层 涟漪难寻蹄(桦皮船)。又 如: 前前后后都有脸能看 雪去; 左左右右皆无耳却 听春来(金鞍子)。字面与

内容春意浓浓,喜 气盈盈,奇妙且含 而不露,读来妙趣 横生, 快乐无穷, 自然融入鄂家节 日的喜庆氛围了。

喝春酒时,大家还在 谈论鄂温克的春联, 赞叹 感慨,情犹未尽,便也凑了 一副: 奇趣横生春联新: 妙 意入心鄂家喜。

这是一盏普通古朴 的酥油灯。瓷制灯座通透 光亮,静谧的灯芯安然地 在清香澄澈的酥油里闪 烁着金色的光芒,仿佛是 阿妈明亮祥和的眸子在 静静端详着风雪夜归的 孩子,又仿佛是在默默地 祝福着远方的亲人。就在 我们借着灯光整理工作

冬夜里的酥油灯

材料时,又传来了清脆的 敲门声。哦,莫非是阿妈 来给我们送茶的吧!果 然,正是提着茶壶的阿 妈。她微笑着边拿起桌上 的杯子给我们倒着香味 弥漫热气腾腾的茶水,边 温和地说着我们仍旧不 懂的藏语。当我问道:"是 酥油茶吗?"阿妈点点头, 并示意我们要趁热

喝茶。看着我慢慢 地喝完醇香浓郁的 酥油茶, 阿妈才满 脸喜悦地坦然而

窗外的雪花依然漫 天飞舞。由于喝了高热量 的酥油茶和有了温暖的 被子,原先难以忍受的高 原反应便荡然无存, 唯有 回味无尽的浓浓茶香和 阵阵暖意伴随着美丽的 梦乡 ……

翌日早上,我捧着酥 油灯到服务台还灯时,一 位叫达娃的值班员对我 说,这盏灯不是接待处 的, 而是梅朵阿妈的,她 家就是旁边的临时板房。 达娃还说阿妈已六十多 岁了,却是个闲不住的热 心人,只要见有客人来, 就会主动义务帮助接待 处做些事。这几天下大 雪,又停水停电,阿妈担 心客房里的被子太薄就 拿出了自家的棉被,还亲 自烧酥油茶招待客人。关 干文盏酥油灯, 达娃还讲 述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那是玉树地震时的 深夜,天冷得出奇。在救 险中昏迷的两位金珠玛 米(解放军)和几名受伤 的藏民急需抢救,可临时

救治点漆黑一团。就在 人们万分焦急中, 只见 ·个模糊的身影兜着衣 襟踉踉跄跄地朝救治点 走来。直到她从怀里掏 出圆形灯座点亮油灯 一位藏胞才认出她 就是邻村的梅朵阿妈。 面对眼前的情景, 阿妈 举着油灯,深情地抚摸

> 头。而后就像一尊 凝重的雕塑捧着 明亮的酥油灯注 视着医生在紧张

着金珠玛米的额

地清创、注射和包扎 ……也许是阿妈执著的 深情感动了神灵,两位 昏迷的金珠玛米很快就 睁开了眼睛, 他们望着 明亮的酥油灯和慈祥的 阿妈,禁不住潸然泪下。 而此刻的阿妈就像母亲 ·样含着晶莹的泪花, 不时地轻声祈祷着:"金

> 珠玛米,扎西德 勒! 金珠玛米, 扎西德勒!"

就这样,年 近古稀的梅朵 阿妈稳稳地捧着光芒闪

耀的酥油灯,直到冉冉 升起的太阳照亮雄伟连 绵的雪山高原.

我正听得入神,达 娃忽然想起了什么,忙 说:"阿妈每天早上都要 出门为大家祈福,不知 走了没有。我带你去还 灯吧。"但遗憾的是当我 轻轻推开阿妈家虚掩着 的木门时,屋内已空无 ·人。于是我按照达娃 的指点把这盏象征生命 和吉祥的酥油灯恭恭敬 敬地放在了桌上。凝望 着光芒四射的酥油灯, 我好像又清晰地看见了 梅朵阿妈那慈祥的笑 容,还有那举着油灯,轻 轻抚摸金珠玛米的母爱 身影!

四季寄打进 [2]

彭培炎 只求有个家

(三字经济名词) 昨日谜面:欢度春节 (餐饮连锁店招) 谜底:喜年来

公历 2012 年为何多一天

当你翻开 2012 年新日历 时,你会发现公历 2月份是29天 全年有 366 天,比

2011年多一天。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目前世界 通用的公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回归年"为 一"回归年"是 365.2422 天,即 365 天 5 小 时 48 分 46 秒。为了使用方便,就将 365 天作为公历 平年的一年。这样平年每年要剩下5小时48分46 秒,累积到 4年就有 23 小时 15 分 4 秒,几乎近一天 的时间。如果累积到400年,就会多出97天来。这样 久而久之, 历法就不能正确反映寒暑, 失去使用价 值。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设置闰年,每闰年增加 那么公历的闰年怎么安排呢? 因为每 400 个平年要多出97天来,所以只得安插97个闰年。因 此作出这样的规定:凡非整百的年数能被4整除的 定为闰年:而整百的年份要能被 400 整除的,才能被 定为闰年。这样每400年中刚巧是97个闰年。因为 公历 2012 年,可以被 4 整除,属于闰年,所以就应比 平年多一天了。

新春期间, 山里鄂温 克民族乡乡长老那开车来 接我们几位作家去喝春 酒,还说让我们看看鄂家 的春联。现如今过年的春 联大多都是干篇一律的印

刷体,根据不同人 家实际手写的春联 不多见,而让人-咏三叹的佳联更 少。因此,老那的话 谁都没怎么在意。

车子跑了小半 天, 越讨两道雪岗, 就是鄂温克民族乡 了。新正大月,阳光 普照,民族乡依然

是一派节日景象。悬起的 红绸古弓、门上的彩穗鹿 哨、高挂的大红灯笼、报春 的雪墙青枝随处可见。时

欢喜。在老那的陪同下,我 们走进一户户鄂温克人家 拜年,每一家门前最先映 入眼帘的就是红红火火的 春联。老那笑着跟 我们说:"看看春联 "我们发现大多 吧。 人家都是手写春

有鞭炮声、锣鼓声、相互拜

年的笑声传来,让人振奋

忠范 作",既内容丰富又 很实际。家 有几百头牲 畜的小康户 满达家就贴

着这样一副

联,而且"量身制

春联:小康人家辞旧岁鹿 笛唱盛事:大喜牧户迎新 春柳梢鸣号角。这抒怀寄 志又有民族特色的春联, 让我们竖起大拇指, 交口 称赞,心想怪不得老那让 我们看鄂家的春联。老那 瞅瞅我们,眼睛一挤弄 说:"还有更新鲜的呢。

我们出了这家进那 赏读一副副春联,都 觉得大开眼界, 乐从心 有的人家的春联是根 据鄂温克谚语创编的。 如:岭上树根盘根共同成 长;山里人心连心和气发 财。有的干脆就是流传的 谚语。如:人的宝贝是儿 女:家的宝贝是勤劳。再 如, 青草只是一頁之處:

前一时期,人 们对龙年邮票上的 龙的形象多有争 论,其实龙的样子 谁见过? 十二生肖

中除了龙之外,都是与农业社会有关 的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动物,独 独龙却是一种虚拟的动物。民间传说 或记载中龙出现时常有雷、电、

云、雾拥护其身体,可见谁也讲 不清龙的全形。但古代世俗画龙 也有童可循,有所谓"马首蛇尾, 三停九似"之说。即画成马的头,

滚新地

马首蛇尾 三停九似

致分三段: 自头至 胳膊为一段,胳膊 至腰为一段,腰至 尾巴为一段。还有

蛇的尾。全身又大

九个类似其他动物的地方:角似鹿,头似 马,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大蛤蜊), 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总之,



它的形象是能走能飞,能隐能

现,能翻汀倒海,能造风叶雾, 能兴云降雨,十二生肖中要虚 拟这样一个动物, 应该是与农 业社会对水的要求有关.

新年忌语

三十年前,我在朋友家的一棵仙人球 上掰下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球仔, 同家随手 种在花盆里, 也不知她会不会活下来。

这是一种并不名贵的属于 草球品种的仙人球, 墨绿色的 球体上有十几条球棱, 条条球 棱上布满了硬刺,每年4至9 月是生长活跃期,这期间只要 多浇点水,她会长得很快很壮实。

我

花

两年过去,不知不觉她已长成拳头 大小。一天晚上,球体上的三个花蕾突然 开裂并慢慢绽放, 绽出三朵长长的微微 上翘的喇叭形花朵。喇叭筒里,白色的花 瓣围裹着一簇细细的玉丝般的花蕊,显 得那么淡雅,高贵,还有几分神秘,全家 -阵惊喜,邻居好友争相观看,个个赞不 绝口。可惜花至半夜即开足,翌日清晨就 谢幕了,真所谓好花不常开。在惊喜、惋 惜之后我对她平添几分尊敬。

七夕会

گ ه(ه)

摄影故事

此后,她长得越发快速、健康,繁殖 后代也格外卖力。每年春天,球体上会

长出许多小球仔,我有意识地 留下几个位置比较合适的,其余 概剔除。四五年后,她竟然长 成了一大盆,主球高40多厘米, 球径达20厘米, 开起花来那叫

个猛! 6至9月间,她隔多半月就会开 出一批洁白漂亮的仙人花,多则三十几, 二十多年来重孙孙辈也都 长大成球,互相接替着开花,从未停歇。 每年开花前期家人围着她数花骨朵时, 总给大家带来期待,花开满盆时,清晨路 过窗下的行人都会流露出羡慕和惊讶。 而我,每年这时候的夜晚都会守着她,给 她打灯、拍照。在我眼中,她是我家的吉 祥物,她是我们每年的期待。

利必福 必不可少的,愿大家心福的话还是要说的,. 愿大家心想事成 话 , 他 是 祝 是 祝

塔 上了, 所 的禁忌又 』却与 薪 饷

钩

然 是 心 禁忌什么话 源 想成而 这不是 这不是 春节有两 这叫 『心想 不是要 与 , 旧的禁忌没了人怎么过呀? 呢?原来, 呢? 即 白祝 』这不很 薪饷 ,裁员 双员吗?不吉利,所谓财源』与『裁员』谐中很好的两句祝语吗。年天不能说,一是财!千万不能说,一是财! 事成 更不能说 现 在谁 说语吗? 家还 玟 J,薪饷只 所以不能 完善,裁员 源滚 ~刻意

奶愠 着 脆

我去看看 连 连声 忙 气 、不禁童言 拿个草巴巴往 打 我们在 道: 了 着 奶 奶,没有, 着 人气呀 」又有一

让

利,因 我们 全』。 教 意 大吉大利 我 诲。 见为 哪 面得 死了! 打有 得小 一次 话 不懂事经 陀 时候我 不能 恭 我

不可以说的,过年得说上 见了老人 这种禁忌十分严格, 在妻发处小心, 时时是要处处小心, 时时, 在来的风俗习惯不完就, 人人都要图个一样, 好奶听到了, 她也想锅台上一看, 不告利的话, 不告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 不言利的话,